

汪曾祺：“但得酒中趣，
饮者留其名”的文狐

第 1658 号 本期八版 2017 年 4 月 3 日 星期一

阅读前沿

章星虹——我与父亲的书缘
陈卫——当下如何整理我们的诗歌
王宸——茫茫黑暗中的不灭之光
邱翔钟——英国君主与贵族的历史

每周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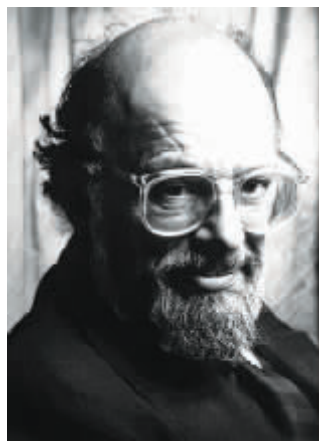


《人类的演化》

[英]罗宾·邓巴著
余彬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定价：52 元

纪念艾伦·金斯伯格逝世二十周年

1984, 金斯伯格行走在保定



今年 4 月 5 日，是美国著名诗人艾伦·金斯伯格逝世二十周年，本报特刊发这组回忆文章，以为纪念。

这组回忆金斯伯格 1984 年行走在河北保定的文章，缘起于作家、翻译家黑马（毕冰宾）日前在网上偶然发现的一张诗人与一位中国青年的合影，那是诗人当年在保定的河北大学逗留三周讲学时拍摄的。

出于好奇，黑马查阅了已故四川大学文楚安教授编辑的《金斯伯格论坛》一书，里面收入了一些中国教授学者（包括诗人贺祥麟教授）对金斯伯格那年访华时在北京、上海和桂林等地高校演讲的回忆，但唯独没有回忆金斯伯格在河北大学的文章，

据说是没有找到当事人参与叙述。

黑马说：“为此我很是感到遗憾，因为河北大学是我的本科母校。于是我就写了一篇随笔，称这可能将成为一个永久的空白。随笔转发到校友微信群里后，有热心的同学推荐我找到 1982 级英语专业丁举华同学，丁又通过朋友圈找到了照片上那位陪同金斯伯格逛街的 1983 级英语专业王春辰同学。金斯伯格那首著名的《一天早晨，我在中国漫步》就写于这次在保定城里的行走之后。万能的朋友圈终于在三十多年后锁定了两位当年与金斯伯格有过接触的人，我大喜过望，就约请他们两位分别写了有关回忆……”

于是，便有了本报今天刊出的这两篇文章。



金斯伯格与王春辰在保定裕华西路 韩明摄

《一天早晨，我在中国漫步》(节选)

艾伦·金斯伯格著
文楚安译

当我从河北大学那用水泥筑砌的北大门走出来，
穿过街道一个头戴蓝色帽的男人正在出售甜油条，
像刚刚出锅的油炸面团一样褐黄

……

十字路口树阴下，
小贩们的手推货车和香烟摊在这儿安放……

（“甜油条”应该指的是糖油饼——黑马注）

我与金斯伯格

■王春辰

上周，微信收到了丁举华的好友添加信息，是校友于禾丰推荐过来的。丁举华问我一张金斯伯格的照片的事，是另外一个河大校友毕冰宾在打听这张照片里与金斯伯格合影的是谁，因为这张网上流传的照片图注里说“金斯伯格是和河大的一个青年教师合影”，但不知是谁。

我说，照片里的是我，是当年金斯伯格访问河大时我们在街头的合影。照片由我的同学韩明拍照，但相机是金斯伯格的。我们自己甚至都不记得还有这样的照片。

去年，网上忽然出现一篇讲述金斯伯格在中国的文章，里面

有这张照片，大家都在猜是谁。有知道的，有不认识的。当时我也看到了，很是一惊：竟还有这样一张照片，清清楚楚，留下了当年的印迹。

时间仿佛凝固了，仿佛一切都是昨天。

记忆，是一种冰冻的泉水，一经沸腾，就止不住涌动起来。我的记忆之门就这样忽地打开了。

1984 年秋末冬初，当时我读大二。有一天系里组织我们听一场美国诗人金斯伯格的讲座。我们对他并不了解，除了马钟元老师介绍他是美国诗人之外，我们也不知道他背景几何。

我坐在阶梯教室的前几排，在讲台上放了一台小型三洋录音机，录下他的诗歌朗诵。他发给学生一张油印的诗歌，是他写的。他开始讲解，然后坐在那里拉起了他的手风琴。琴声似乎很单调，

但鼓噪出刺耳的声音，他大声朗读诗歌的音量很宏大，在整个阶梯教室里回荡。

他一边朗读，一边弹奏着手风琴，声音越来越高、节奏越来越快，读的是他的《嚎叫》，一句接着一句。我们虽然听不懂词义，尽管发了打印稿，但诗篇里的用词还不是我们二年级学生能懂的。读诗的节奏伴随着琴声的节拍，诵读的节奏像是歌唱，但没有旋律，只有冲击的一个音调，但混合着琴声，却是那么震撼，能够感受到、也是看到金斯伯格情绪高涨地读出来，不断重复着一个单词，Owl, owl, owl!

我们（或者说是我）竟被完全裹挟，沉浸在那种充沛的热情里。这里面似乎有无穷无尽的情绪要倾泻，要释放。在这样的朗读语境里，这不是那种中国古诗的抑扬顿挫，也不是那种涓涓细

流，流过几许乱石，激起的几朵浪花，更不是洪亮的口号赞美。他的朗读完全是嚎叫，是那种彻底的嚎叫，我们平常是怎么嚎叫的，他就是怎么嚎叫。

看着他朗读，完全感受到他彻底融化在自己的声音里，也消失在自己的情绪里。这不是陶醉，而是癫狂，但他不是发疯。他琴声一止，朗读结束。我不记得是不是全场掌声雷动，但那个氛围那个激情的宣泄，就是到了今天，还是那么历历在目。它穿透了时空，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我喜欢现代诗，不能不说与他的在场朗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连续两周的讲座，他讲了很多，我有些听懂了，有些真不懂。记得三年级有一个学生，也非常喜欢诗，金斯伯格送了他一套他的诗集，我是非常羡慕的。

（下转第二版）